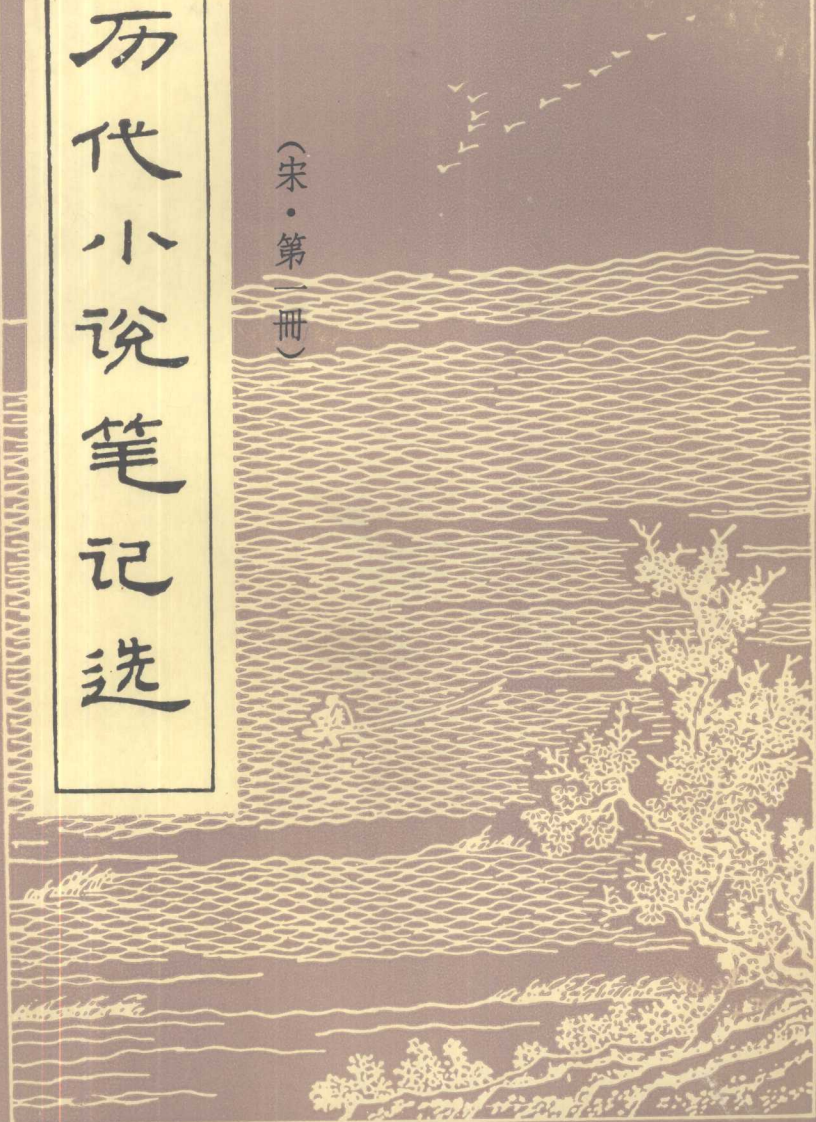


历代小说笔记选

(宋·第一册)



历代小说笔记选

(宋·第一册)



历代小说笔记选(宋·第一册)

江畚经 选编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原出版者: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7印张 1插页 131,000字

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3,120册

书号 10111·1446 定价 1.00元

歷代小說筆記選目次

宋

第一冊

北夢瑣言	三十三則
歸田錄	二十四則
江鄰幾雜志	三十則
畫墁錄	二十二則
志林	五十則
龍川別志	十三則
侯鯖錄	三十七則
青箱雜記	十八則
夢溪筆談	二十六則
孫公談圃	十五則
甲申雜記	十七則
目次	

一

孫	光憲
歐	陽修
江	休復
張	舜民
蘇	軾
蘇	轍
趙	令時
吳	處厚
沈	括
孫	升
王	鞏

歷代小說筆記選 宋

隨手雜錄 二十則

墨客揮犀 三十五則

續墨客揮犀 四十六則

石林燕語 二十一則

避暑錄話 十八則

默記 七則

蒙齋筆談 九則

楓窗小牘 十八則

嬾真子 二十則

泊宅編 三十則

玉壺清話 三十則

東軒筆錄 四十二則

澠水燕談錄 二十四則

五總志 二十五則

老學庵筆記 四十四則

二

王 鞏

彭 乘

彭 乘

葉 夢 得

葉 夢 得

王 銍

鄭 景 望

百歲寓翁

馬 永 卿

方 勺

釋 文 瑩

魏 泰

王 闢 之

吳 垞

陸 游

歷代小說筆記選

宋

北夢瑣言

宋孫光憲

唐宣宗皇帝好儒雅。每直殿學士從容。未嘗不論前代興亡。頗留心貢舉。嘗於殿柱上自題曰「鄉貢進士李某」。或宰臣出鎮。賦詩以贈之。詞皆清麗。凡對宰臣言政事。卽終日忘倦。泊僖宗皇帝好蹴球。鬪雞爲樂。自以能於步打。謂俳優石野猪曰「朕若作步打進士。亦合得一狀元」。野猪對曰「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。不免且落第」。帝笑而已。原其所好優劣。卽聖政可知也。

太尉李德裕幼神俊。憲宗賞之。坐於膝上。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。武相元衡召之。謂曰「吾子在家所嗜何書」。意探其志也。德裕不應。翌日元衡具告吉甫。因戲曰「公誠涉大痴耳」。吉甫歸以責之。德裕曰「武公身爲帝弼。不問理國調陰陽。而問所嗜書者。成均禮部之職也。其言不當。所以不應」。吉甫復告元衡。大慙。由是振名。

宣宗舅鄭光勅賜雲陽鄠縣兩莊。各令免稅。宰臣奏恐非宜。詔曰「朕以光元舅。欲優異之。初不細思。是免其賦。爾等每於匡救。必盡公忠。親戚之間。人所難議。苟非愛我。豈盡嘉言。事事能如此。天下何憂不治。有始有卒。當共守之」。尋罷。葆光子同僚嘗買一莊。喜其無稅。乃謂曰「天下莊產。未有不征。同寮以私

券見拒。爾後子孫爲縣宰定稅。求祈不暇。國舅尙爾。庶寮胡爲。

唐李固言。生於鳳翊莊墅。雅性長厚。未習參謁。始應進士舉。舍於親表柳氏京第。諸柳昆仲。率多戲謔。以相國不諳人事。俾習趨揖之儀。俟其罄折。密於巾上帖文字云。「此處有屋僦賃。」相國不覺。及出朝。士見而笑之。許孟容守常侍朝中。鄙此官號曰貂。却固不能爲人延譽也。相國始以所業求知。謀於諸柳。諸柳與導行卷去處。先令投謁許常侍。相國果詣騎省。高陽公慙謝曰。「某官極閑冷。不足發君子聲彩。雖然。已藏之於心。」又覩烏巾上文字。知其樸質。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闈。李相國居狀頭及第。是知柳氏之戲侮。足致隴西之速遇也。

杜邪公。位極人臣。富貴無比。嘗與同列言。平生不稱意有三。其一。爲澧州刺史。其二。貶司農卿。其三。自西川移鎮廣陵。舟次瞿塘。左右爲駭浪所驚。呼喚不暇。渴甚。自撥湯茶喫也。鎮荊州日。諸院姊妹多在諸宮寄寓。貧困尤甚。相國未嘗拯濟。至於節臘。一無沾遺。有乘肩輿至衙門。詬罵者。亦不省問之。凡蒞方鎮。不理獄訟。在鳳翔。自西川繫囚畢。政無輕無重。任其殍踣。人有從劍門拾得裹漆器文書。乃成具獄案牘。略不垂愍。斯又何心哉。

唐王中令鐸。重德名家。位望崇顯。率由文雅。非定亂之才。鎮諸宮。爲都統。以禦黃巢。寇兵漸近。先是赴鎮。以姬妾自隨。其內未行。本以妬忌。忽報夫人離京。在道中。令謂從事曰。「黃巢漸以南來。夫人又自北至。旦夕情味。何以安處。」幕僚戲曰。「不如降黃巢。」公亦大笑之。泊荊州。失守。復把潼關。黃巢差人傳語云。「令公儒生。非是我敵。請自退避。無污鋒刃。」於是棄關。隨僖皇播遷於蜀。再授都統。收復京都。大勳

不成。竟罹非命。時議曰：黃巢不過江南，太尉不能拒捍，豈王中令儒懦所能應變乎？落都統後有詩，其要云：「勅詔已聞來闕下，檄書猶未遍軍前。」亦志在其中也。

唐吳行魯尚書，彭州人。少年事內宦，西門軍容，小心畏慎。每夜溫澣溺器以奉之，深得中尉之意。或一日爲洗足，中尉以下文理示之，曰：如此文理，爭教不作十軍容使？行魯拜曰：「此亦無憑，某亦有之。」執廝僕之役，乃脫屣呈之。中尉嘆美，謂曰：「汝但忠孝，我終爲汝成之。」爾後假以軍職，除彭州刺史，爲盧耽相公西川行軍司馬，禦蠻有功，歷東西川山南之鎮節旄，除西川制云：「爲命代之英雄，作人中之祥瑞。」譏之也。

唐咸通中，荊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，學識精博，實曰鴻儒，旨趣甚高，人所師仰。聚徒五百輩，以束脩自給。優游卒歲，有西河濟南之風，幕僚多與之游。常謂人曰：「不肖子弟有三變：第一變爲蝗蟲，謂鬻莊而食也；第二變爲蠹蟲，謂鬻書而食也；第三變爲大蟲，謂賣奴婢而食也。三食之輩，何代無之？」

唐相國孫公偓，寬裕通簡，不事矯異，常話於親友曰：「凡人許己，務在得中，但士行無虧，不必太苦。以我之長，彰彼之短，以我之清，彰彼之濁，幸勿爲之。」後謫居衡山，情抱坦然，不以放逐而懷戚。或再對客坐，而廝僕輩紛話毆拽，仆於面前，相國凝然，似無所睹，謂客曰：「若以怒心逢彼，卽方寸自撓矣。」其偉度皆此類也。相國會乘輅至蜀，詣杜光庭先生受籙，乃曰：嘗遇至人，話及時事，每有高樓之約，爾後雖登宰輔，竟出官於南嶽，有詩寄杜先生，其要句云：「蜀國信難遇，楚鄉心更愁。我行同范蠡，師舉效浮丘。他日相逢處，多應在十洲。」唐末朝達，罹穀水白馬驛之禍，惟相國獲免焉。

唐末朝廷圖太原不克。以宰相張濬爲都統華帥韓建爲副帥。澤潞孫揆尙書以本道兵會伐。軍容使楊復恭與張相不叶。逼撓其師。因而自潰。由是貶張相爲綏州牧。孫尙書爲太原所執。詬罵元戎。李公克用以奴犬待之。李公大怒。俾以鋸解。雖加苦楚。而鋸楚不行。八座乃謂曰：「死狗奴解人須用板夾。然後可得行。汝何以知之？」由此施板而鋸。方行。未絕間。罵聲不歇。何乃壯而不怖。斯則君子之儒。必有勇也。近者劉知俊自梁奔秦。自秦奔蜀。驍暴之聲。天下咸聞焉。蜀先主坐其慘酷而誅之。受其戮日。悼惶萬端。乞命不暇。行刑者嗟而笑之。比孫帥何勇怯之不作也。

唐崔相國愼猷。廉察浙西。日有瓦官寺持法華經僧爲門徒。或有術士言。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。問其姪娠之所在。夫人洎妾媵。問皆無所見。相國徐思之。乃召僧侍更衣。官妓而示術士曰：「果在此也。」及載誕。日腋下有文。相次分明。卽瓦官僧名也。因命其小字緇郎。年七歲。尙不食肉。一日有僧請見。乃掌其額。謂曰：「既受官爵。何不食肉。」自此方味葷血。卽相國胤也。崔事一說云。是終南山僧兩存之。

唐荊州成令公涵。領蔡州軍戍江陵。爲節度時。張瓚謀害之。遂率本都部奔於秭歸。一夜爲巨蛇繞身。幾至於殞。乃曰：「苟有所負。死生惟命。」遂巡蛇亦亡去。爾後招輯戶口。訓練士卒。浚流而鎮諸宮。尋授節旄。撫綏凋殘。勵精爲理。初年居民惟一十七家。末年至萬戶。勤王奉國。通商務。農有足稱焉。朝廷號北韓。南郭有孔目官賀隱者。亦返俗僧也。端貞儉約。始爲腹心。凡有闕政。賴其規贊。自賀隱物故。率山胸襟。加以騁辯。凌人又多矜伐。爲識者所鄙。婦翁竺知章。乃餅匠也。言多不遜。又元子微過。皆手刃之。竟無胤嗣。樓舡之役。幕僚結舌。終鄂渚之敗惜哉。

唐薛澄州昭緯。卽保遜之子也。恃才傲物。亦有父風。每入朝省。弄笏而行。傍若無人。好唱浣溪紗詞。知舉後。有一門生辭歸鄉里。臨岐獻規曰。「侍郎重德。某乃受恩。爾後不請弄笏與唱浣溪紗。卽某幸甚。」時人謂之至言。有小吏常學其行步揖遜。薛公知之。乃召謂曰。「試於庭前學得似。則恕公罪。」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之。小吏安詳傲然。舉動酷似。笑而捨之。路侍中巖在西蜀。嘗夏日納涼於毬場廳中。使院小吏羅九皋。巾裏步履。有似裴條中巖。遙見促召。衫帶遍示。方知其非。因答之。

唐柳僕射仲賢鎮鄭城。有一婢失意。將婢於成都鬻之。蓋巨源使君。乃西川大校。累典大郡。宅在苦竹溪。女僧具以柳婢言導。蓋公欲之。乃取歸其家。女工之具悉隨之。日夕賞其伎巧。或一日蓋公臨街窺窗。柳婢在侍。通衢有鬻綾羅者。從窗下過。召婢就宅。蓋公於束縑內選擇邊幅。舒卷揲之。第其厚薄。酬酢可否。柳婢失色而仆。似中風。恙命扶之而去。一無言語。但令與還女僧家。翌日而瘳。詰其所苦。青衣曰。「某雖賤人。曾爲柳家細婢。死則死矣。安能事賣絹牙郎耶。」蜀都聞之。皆嗟嘆也。清族之家。率由禮則。蓋公暴貴。未知士風爲婢僕所譏。宜矣。

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。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。少爲女道士。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焉。大貂素以豪俠聞。知崔有顏色。踰垣而竊之。宗族亦莫知其存歿。爾後周除浙右。其內亦至國號。乃具車馬偕歸崔門。曰昔者官職卑下。未敢先言。此際叨塵。亦不相辱。相國不得已而容之。末山尼開堂說法。禪師鄧隱峯有道者也。試其所守。中夜挾刃入禪堂。欲行強暴。尼憚死失志。隱峯取去禪衣。集衆僧以曉之。其徒立散。王蜀先主部將張勍暴橫。鞭人之背。胸典眉州有一少尼。姿容明悟。講無量壽經。張欲逼辱。以死拒之。不

肯破戒。因而詬罵。張乃折其齒。與其父同沉於蕃頤津。崔氏女。末山尼。以畏懦而苟全。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。講經尼以守戒而隕命。是知女子修道亦似一段障礙。而況洽容誨淫者哉。孫聚舍人著北里志。叙朝賢子弟平康狎遊之事。其旨似言盧相携之室女。失身於外甥鄭氏子。遂以妻之。殺家人而滅口。是知平康之遊。亦何傷於年少之流哉。

西川自唐劉闢構逆後。久無干戈。人不習戰。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。蠻旗纔舉。望風而潰。咸通中。長驅直抵府城。居人有扃戶而拒之。蠻亦不敢扣門也。嘗有一蠻迷路入廣都縣村墅。里人相率數百輩叫譟而逐之。蠻一廻顧。却走如堵牆崩焉。自晝及暝。終不能擒。致其怯懦如此。又王蜀先主時。雲南寇蜀。蜀軍勇銳欲吞之。俘擒噉食。不以為敵。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。

唐襄陽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。玄宗徵李入翰林。孟以故人之分。與有彈冠之望。久無消息。乃入京謁之。一日玄宗召李入對。因從容說及孟浩然。李奏曰。『臣故人也。見在臣私第。』上令急召。賜對。俾口進佳句。孟浩然誦詩曰。『北闕休上書。南山歸敝廬。不才明主棄。多病故人疎。』上心不悅。乃曰。『未曾見浩然進書。朝廷黜退。何不云氣蒸雲夢澤。波動岳陽城。』緣是不降恩澤。終於布衣而已。宣宗索趙嘏詩。其卷首有題。奏皇詩其略云。『徒知六國隨斤斧。莫有羣儒定是非。』上不悅。

唐盧延讓業詩三十五舉方登一第。卷中有『狐衝官道過。狗觸店門開。』之句。祖庸張濬親見此事。每稱賞之。又有『餓貓臨鼠穴。噉犬舐魚砧。』之句。為成中令。汭見賞。又『栗爆燒麤。破貓跳觸鼎。』為王先王建所賞。盧謂人曰。『平生投謁公卿。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也。』人聞而笑之。盧有詩云。『不同文賦。』

易爲是者之乎。」復入翰林閣筆而已。同列戲之曰：「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。」竟以不稱職數日而罷。

唐張楊尙書典晉州外貽所愛營妓生一子。其內子蘇氏號塵外妬忌不敢取歸。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津間。常致書題問其存亡。資以錢帛。及漸成長。教其讀書。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。爾父在朝官高。因竊其父與處士緘笥不告而遁。歸京國。楊公已薨。至宅門。僮僕無有識者。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。其嫡母蘇夫人塵外泣而謂諸子曰：「誠有此子。吾知之矣。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。我罪多矣。」家眷聚泣。取入宅。齒諸兄弟之列。名仁暉。有文性好學。修詞應進士舉。及第歷侍御史。因奉使江浙於候館自經而死。莫知所爲。先是張處士悵恨而終。必有冥訴。罹此禍也。

唐咸通中。舉子侯泳。有聲采。亦士流也。而闕於謹慎。豆盧瑑之相守僕射。乘閑詣僧院。放僕乘他適。而於僧宇獨坐。瞠然一叟也。泳自外入門。殊不顧揖。傲岸據榻。謂叟曰：「大參長史乎？」叟曰：「非也。」又問曰：「令錄乎？」亦曰：「非也。」「遠州刺史乎？」亦曰：「稍高。」又曰：「少卿監乎？」答云：「更向上。」侯生瞿然不安。處疑是丞郎。匆遽而出。至門見僕御肩輿旋至。方知是盧公也。歸去後。自咎悚惕。貢一長牋。首過賴先曾有卷及門。揆路通入。泳乃自陳乖疎。公亦遜謝。恕其不相識也。留而命酒。凡勸十杯。乃小懲也。仍云：「雖不奉訝。然凡事更宜在意。」侯生仍慙灼無以自容。先是豆盧家昆弟飲清酒而已。侯氏盛饌而飲。此日每飲一盃。廻首摘席經咀之。幾不濟。所謂雅責也。

唐廣明中。黃巢犯闕。大駕幸蜀。衣冠蕩折。寇盜縱橫。有西班牙將軍女。奔波隨人。迤邐達興元。骨肉分散。

無所依托。適值鳳翔奏軍將董司馬者。乃晦其門閤。以身托之。而性甚明敏。善於承奉。得至於蜀。尋訪親眷。知在行朝。始謂董生曰。「喪亂之中。女弱不能自濟。幸蒙提挈。以至於此。失身之事。非不幸也。人各有偶。難爲偕老。請從此辭。」董生驚愕。遂去。謂女子之智。亦足稱也。

唐孔拯侍郎作補遺時。朝廻遇雨。不齎雨衣。乃避雨於坊叟之廡下。露注愈甚。已過食時。民家意其朝飢。延入廳事。俄有一叟。烏帽紗巾而出。迎候甚恭。因備酒饌。一一精珍。乃公侯家不若也。孔公慙謝之。且借雨衣。叟曰。「某寒不出。熱不出。風不出。雨不出。未嘗置雨衣。然已令鋪上取去。可以供借也。」孔公賞羨不覺頓忘宦情。他日說於僚友。爲大隱之美也。古之富者。擬於封君。洪範五福。一曰富。先賢以無事當貴。豈斯人之徒耶。復有一丞郎馬上內逼。急詣一空宅。徑登溷軒。斯乃大優穆。刀綾空屋也。優忽至。丞郎慙謝之。優曰。「侍郎他日內逼。但請光訪。」人聞之。無不絕倒。

元頑博士話唐時中表間。有一婦從夫南中。効宦。曾誤食一蟲。常疑之。由是成疾。頻療不愈。京城醫者忘其姓名。知其所患。乃請主婢。嫻中謹密者。一預戒之曰。「今以藥吐瀉。但以盤盂盛之。當吐之時。但言有一個蝦蟆走去。然切勿令娘子知之。是誑語也。」其嫻僕遵之。此疾永除。又說有年少眼中常見一小鏡。子醫工趙卿診之。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。少年及期赴之。延於閣子內。且令從容。俟客退後。方得攀援俄而設台於上。施一甌芥醋。更無他味。卿亦未出。迨日中久候不至。少年飢甚。且聞醋香。不免啜之。遽巡又啜之。覺胸中豁然。眼花不見。因竭甌啜之。趙卿探之方出。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。「郎君喫鱸太多。醬醋不快。又有魚鱗在胸中。所以眼花。適來所備醬醋。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。果愈此疾。烹鮮之會。乃

權誑也。請退謀餐。」他妙多斯類。非庸醫所及也。凡欲以倉扁之術求食者。得不勉之哉。

唐崇賢竇公家。罕有名第。環僕射先人不善治生。事力甚困。京城內有隙地一段。與大閤相隣。閤貴欲之。然其地只直五六百千而已。竇公欣然以此地奉之。殊不言地價。乃曰：「將軍所便不敢奉違。某有故欲往江淮上。希三兩處護戎緘題。」其閤喜而致書。凡獲三千緡。由是幸濟。東市有隙地一片。墜下淳汙。乃以廉直市之。俾嫻嫻將煎餅盤就彼誘兒童。若拋磚瓦中一紙標得一個餅。兒童奔走拋磚瓦。博煎餅。不久十分填其六七。乃以好土填之。起一店。停波斯日獲一緡。他皆效此。由是致富。延客朝士。時皆謂之輕薄。號爲酒炙地。亦能爲人求名第。酒食聚人。亦希利之一端也。竇回雍無文藝而取名槩。飲啗之力也。得於元中。凡數賢御史台記說。表明禮買宅事。與竇氏同疑竇效裴之爲也。

唐廣南節度使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。晚年流落。旅寓陵州。多止佛寺。有仁壽縣主簿歐陽術。愍其衰老。常延待之。三伏間。患腹疾。臥於歐陽之家。踰月不食。歐主簿慮其旦夕溘然。欲陳牒州衙。希取鍾公一狀。以明行止。鍾公曰：「病卽病矣。死卽未也。卽此奉煩。何妨申報。」於是聞於官中。爾後疾愈。葆光子時爲郡悴。鍾公惠然來訪。因問所苦之由。乃曰：「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。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嶽麓寺設齋。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。且云服此藥後要退。卽飲海藻湯。或大期將至。卽肋下微痛。此丹自下。便須指揮家事。以俟終焉。遂各奉一緡吞一丸。他日入蜀至樂溫縣。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溫。得與話舊。且說所服之藥大效。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。不日其藥果下。急區分家事。後凡二十日卒。某方神其藥。用海藻湯下之。香水沐浴却吞之。昨來所苦藥且未下。所以知未死。兼出藥相示。然鍾公面色紅潤。強飲啗。似得

藥力。他日不知其所終。以其知命有驗。故記之。

古者文武一體。出將入相。近代裴行儉。郭元振。裴度。章梠。是也。然則時有夷險。不可一概而論。王鋒初鎮荊南。黃巢入寇。望風而遁。他日將兵捍潼關。黃巢令人傳語云。「相公儒生。且非我敵。無污我鋒刃。自取敗亡也。」後到成都。行朝拜諸道都統。高駢上表。目之爲敗軍之將。正謂是也。諫議大夫鄭寶曾獻書以規其旨云。「未知令公以何人爲牙爪。何士參帷幄。當今大盜移國。羣雄奮步。幕下非舊族子弟。白面郎君。雍容談笑之秋也。」爾後罷軍。權鎮滑台。竟有具州之禍。鄭文公改首唱中興。傳檄討賊。殺戮黃寇。鎮靜關畿。一旦部校李昌言脅而逐之。尙不能固位。至如越州崔璆。湖南崔瑾。福建章岫。鄆州蔡崇。若狼狽恐懼。求免不暇。惟張潛大言。自方管萬。以無謀之韓建。倖用剛之孫揆。出征犬鹵。自貽敗亡。爾後朱朴踵爲大言。驟居相位。亦曾上表。請破鳳翔。所謂以羊將狼。投卵擊石。幸而不用。何過望哉。客又謂葆光子曰。儒將誠則有之。唐自大中已來。以兵爲戲者久矣。廊廟之上。耻言韜略。以橐鞬爲凶物。以鈐匱爲凶言。就有如盧潘。薛能者。目爲寵材。一旦宇內塵警。閭左颺起。遽以褒衣博帶。令押燕頤虎頭。適足以取笑耳。則韋昭度之悼王建。潘之伐太原。是也。

唐天祐之年。拾遺充史館修撰崔瑒。進狀以堂叔母在孟州濟源私莊。抱疾加其無兄弟奉養。無強近告投加。以年將七十。地絕百里。闕視藥膳。不遑曉夕。遂乞假躬往侍疾。勅旨依允。時人義之。或曰。避禍而享義名。亦智也。

黃巢自長安遁歸。與其衆屯於陳蔡間。激河下寨。連絡號八山營。於時蔡州秦宗權懼巢。以城降之。時既

飢乏野無所掠。惟捕人爲食。肉盡繼之以骨。或碓搗。或磔磨。咸用充飢。天軍合攻。巢軍不利。其黨駭散。頻爲雷電大雨淹浸其營。乃與妻孥昆弟奔於太山狼虎谷。爲外甥林言斬首。送徐州。時部下裨將李師銳函首送成都。行在也。

梁祖宋州碭山縣干溝里人。本名溫。賜名全忠。建國後改名晃。家世爲儒。祖信。父誠。皆以教授爲業。誠早卒。有三子俱幼。母王氏携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。昆弟之中。唯翁狡猾無行。崇母撫養之。崇弟兄嘗加譴杖。一日偷崇家釜而竄。爲崇追回。崇母遮護以免。朴責善。遂走鹿。往往及而獲之。又崇母常見其有龍蛇之異。他日與仲兄存入黃巢中作賊。伯兄昱與母王氏尙依劉家。溫旣辭去。不知存亡。及溫領鎮於汴。盛飾輿馬。遣人迎母於崇家。王氏惶恐辭避。深藏不之信。謂人曰。『朱三落拓無行。何處作賊。送死焉能自致富貴。汴帥非吾子也。』使者具陳離鄉去里之由。歸國立功之事。王氏方泣而信。是日與崇母並迎歸汴。溫盛禮郊迎。人士改觀。崇以舊恩位至列卿。爲商州刺史。王氏以溫貴。封晉國太夫人。仲兄存於賊中。爲矢石所中而卒。溫致酒於母。歡甚。語及家事。謂母曰。『朱氏辛苦業儒。不登一命。今有子爲節度使。無忝先人矣。』母不懌。良久謂溫曰。『汝致身及此。信謂英特。行義未必如先人。朱二與汝同入賊軍。身死蠻徼。孤男稚女。艱食無告。汝未有恤孤之心。英特卽有諸無取也。』溫垂涕謝罪。卽令召諸兄子皆至。汴友倫皆立軍功。位至方鎮。

唐昭宗以宦官怙權。驕恣難制。常有誅剪之意。宰相崔胤嫉忌尤甚。上勅胤。凡有密奏。當進囊封。勿於便殿口奏。以是宦者不之察。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數十。以進求宮中陰事。天子不之悟。胤謀漸洩。中

官以重賂甘言請藩臣以爲城社。視崔胤皆裂。時因伏臘燕聚。則相向流涕。辭旨訣別。會汴人寇同華。知崔胤之謀。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兵仗。逼帝幸鳳翔。他日崔胤與梁祖叶謀以誅闖官。未久禍亦及之。庚午絕滅。識者歸罪於崔胤。先是其季父安潛嘗謂親知曰：「滅吾族者必緇兒也。」緇兒卽胤小字。河東晉王李克用聞胤所爲。謂賓友曰：「助賊爲虐者其崔胤乎。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。」

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。宿於雁門逆旅。逆旅媼方妊。帝至媼慢。不時具食。腹中兒語謂母曰：「天子至宜速具食。」聲聞於外。媼異之。遽起親奉庖爨。敬事尤謹。帝以媼前倨後恭。詰之曰：「公貴不可言也。」問其故。具道娠子腹語事。帝曰：「老媼遜言懼吾辱耳。」後果如其言。

閬州守禦指揮使姚洪。梁時經事董璋。璋將書頻誘洪以大義。拒之。城陷被擒。璋責之。洪大罵璋曰：「老賊孤恩背主。吾於爾何恩。而云相負。爾爲李七郎奴。掃馬糞得一嚮殘炙。感恩無盡。今天子付以茅土。結黨反噬。爾本奴才。卽無耻。吾忠義之士。不忍爲也。」璋怒。令十人持刀割其膚。燃鑊於前。自取啗食。洪至死大罵不已。明宗聞之。泣下。置洪二子於近衛。給賜頗優。於時夏魯奇之守遂州。城破自刎而死。並爲忠烈一也。

澤州僧洪密。請舍利塔。洪密以禪宗謎語鼓惑愚俗。自云身出舍利。曾至太原。豪氏迎請。婦人羅拜。洪密既辭。婦人於其所居之處拾得百粒正人驗之。皆枯魚之目也。將辭去。山中要十數番。籠氈半日。獲五百番。其惑人如此。

宰相馮道。形神庸陋。一旦爲丞相。人多竊笑之。劉岳與任贊偶語。見道行而復顧。贊曰：「新相廻顧何也。」